



Linwood Barclay

无暇道别

NO TIME FOR GOODBYE

〔美〕林伍德·巴克雷 著 秦玉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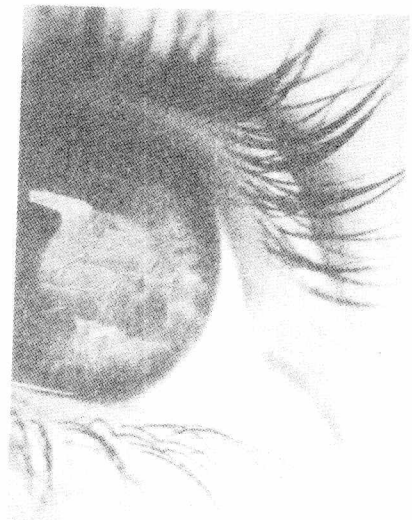
2008 年英国亚马逊销售排行榜 NO.1

售出 24 个国家和地区版权

亚瑟·埃利斯奖 巴里奖 国际惊悚作家协会最佳小说奖

2008 年“理查德和茱蒂”读书俱乐部夏季选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Linwood Barclay

无暇道别

NO TIME FOR GOODBYE

〔美〕林伍德·巴克雷 著
秦玉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7849

NO TIME FOR GOODBYE By LINWOOD BARCLAY

Copyright: © 2007 by LINWOOD BARCLA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暇道别 / (美) 巴克雷著; 秦玉兰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7894-3

I. 无… II. ①巴…②秦…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0689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选题策划: 方雨辰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无暇道别

[美] 巴克雷 著

秦玉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90千字 开本 895 × 1270毫米 1/32 印张 10.5

2010年3月北京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894-3

定价: 28.00元

1983年5月

当辛西娅醒来时，屋子里静得出奇，她想今天大概是周六吧。

但愿。

要是今天是星期六就好了，不管哪一天，只要不是上学的日子，都好。她的胃依然在不时地翻腾，她的脑子里一团糨糊，得费点力气才能稳住身体，不前倾或者侧倒。

天啊，床边的垃圾桶里究竟是什么？她根本不记得夜里吐过，但眼前的就是证据。

她得在爸妈进来之前把这东西处理掉。辛西娅站起来，摇晃了一下，一只手抓住这个小小的塑料桶，另一只手拧开房门，拉开了一条缝。厅里没有人。她悄悄地经过哥哥的房间和爸妈的房间，溜进卫生间，随手把门锁上。

她把桶倒空，在浴缸里冲洗了一下，抬头在镜子里迷迷糊糊地看了自己一眼。这，就是大醉的十四岁女孩的模样吧，她想。

看起来并不可爱。她几乎记不起来之前文斯怎么把她灌醉，也记不起怎么从他家出来的了。好多罐百威，还有伏特加、杜松子酒，还有一瓶打开了的红酒。她曾经答应要带一点爸爸的朗姆酒过去，但是最后因为胆小而放弃了。

她觉得有点不对劲。房间有些不对劲。

她洗了一把冷水脸，用毛巾把脸擦干，深吸一口气，试图清醒过来。万一妈妈就在门外等着呢。

但妈妈并不在门口。

辛西娅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墙上贴满了大幅的亲吻海报和父母认

为能够毁灭灵魂的娱乐明星海报。她感到脚底有些凉。她随意瞥了两眼哥哥托德的房间，还有父母的房间。床都整理好了。妈妈一般都是直到早晨的事情全部打理好了才整理床的——托德从来不整理自己的床，妈妈也听之任之——但现在他们的床都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人睡过一样。

辛西娅感到恐慌像波浪一样涌来。她上学迟到了吗？现在什么时间了？

从她站的地方正好可以看见托德床头柜上的时钟，只是七点五十分而已，比通常她起床的时间还早差不多半个小时。

房子寂静无声。

平时，她总能在这个时候听见父母在楼下厨房忙碌的声音。即使他们之间不交谈，在准备早餐的时候完全不聊天，也会有冰箱门一开一关时轻微的响声、锅铲在平底煎锅上划来划去的声音、水池里盘子发出的闷响，有人——通常是爸爸——一边翻着晨报，一边对那些惹怒他的新闻咕咕哝哝地发表意见。

真奇怪。

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镇定点，她告诉自己，要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去吃早餐，假装头天夜里没有尖叫，当做爸爸不曾从那个大她很多的男朋友的车里把她拽出来，然后载她回家。

她发现她的九年级数学练习册放在桌上翻开的笔记本上，昨晚出去之前她只做了一半的题，以为自己第二天能早起完成剩下的一半。

托德经常在此时到处乱撞，进出洗手间，把“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唱片放进音响，朝着一层楼大声地问妈妈他的短裤在哪，等到他来到辛西娅的房间门口，会狠狠地打一下嗝。

她不记得托德讲过今天要早去学校，何况他干吗要告诉她呢，他们并不一起去上学。对托德而言，辛西娅是一个土气的九年级生，尽管辛西娅尽一切努力变得和托德一样坏。等着吧，她会告诉他这还是她第一次醉得不省人事了。不，等等，他一定是觉得丢面子而离开了，因为在她狂欢的时候他还在自己的狗窝里为了得高分而苦学呢。

好吧，这么说托德可能一早就去学校了。但是爸爸妈妈在哪里？

爸爸，有可能在天亮之前就出去出差了。他总是在去往某处的路上，你跟不上他的脚步。昨晚他没有出差，真是太糟糕了。

妈妈可能开车送托德去学校或者干别的去了。

她穿上衣服，牛仔裤和毛衣。化妆，只要能让她看起来不很糟糕就行，太浓的妆会让妈妈取笑她准备去当“流浪艺人”。

当她来到厨房时，她呆住了。

没有甜麦圈，没有果汁，咖啡机里没有咖啡，盘子没有摆出来，烤面包机里没有面包，没有马克杯，水槽里也没有带着牛奶和爆米花痕迹的碗。厨房看起来跟昨天晚饭后妈妈整理好的一模一样。

辛西娅到处张望，希望发现一张纸条。她妈妈总是喜欢在外出的时候留纸条，即使她生气的时候也照留不误。诸如“今天靠自己”，或“自己做点鸡蛋吃，开车送托德”，或只是“一会儿就回来”。如果她的确非常生气，她不会写“爱你的妈妈”，而直接写“妈妈”。

没有任何纸条。

辛西娅的神经逐渐紧张起来，大喊了一声：“妈妈？”她突然对自己的声音感到陌生，一种怪异的感觉油然而生。

没有听到妈妈的回应，辛西娅再喊了一声：“爸爸？”

也没有回应。

她猜想，这是不是她得到的惩罚。她惹父母生气，令他们失望，所以现在他们准备当她根本不存在。这是最大规模的冷战。

好吧，她应付得了。真是的，大清早第一件事就是直面巨大的对抗。

辛西娅觉得不饿，不需要吃早餐，她一把抓起上课用的书就往大门奔去。

用橡皮圈绑起来的《信使日报》像一截木头一样，躺在门前的台阶上。

辛西娅一脚把它踢开，也没有多想，来到空荡荡的车道上——她

爸爸的道奇车和妈妈的福特车都不在——她往南米尔福德高中走去。也许，如果找到哥哥，她就会了解是怎么回事，知道她现在的处境有多麻烦。

很麻烦，她估计。

昨晚，她打破了八点钟的门禁。昨天放学后，她接到艾丝佛托小姐的电话，说如果她不交英语作业，她就别想有这门课的成绩。她告诉爸妈她要去帕梅拉家做功课，帕梅拉会帮她赶完英语作业，尽管那都是些很蠢很浪费时间的作业。

“好的，但是你必须要在八点前回家。”

“再晚点嘛！”她说。

“这时间足够把一份作业做好了。你想让我禁止你出门吗？这是你想要的吗？”她爸爸说，“八点，不能晚。”

好吧，就这样吧，她想。她在家的时候必须听话。

八点一刻了，辛西娅还没回家，她妈妈给帕梅拉家打了电话：“你好，我是派翠西亚·比格，辛西娅的妈妈，能让辛西娅接电话吗？”

帕梅拉的妈妈说：“啊？辛西娅不在我家呀，帕梅拉也不在。”

听她这么说，辛西娅的爸爸马上抓起惯用的褪色软毡帽，开着道奇车在附近兜着找她。他猜她可能和文斯·弗莱明在一起，文斯十七岁，上十一年级，刚拿到驾照，开一辆破旧的1970红色福特野马。克莱顿和派翠西亚都对他印象不好。他是个粗暴的小孩，有严重的家庭问题，他也受到了不良影响。有天晚上辛西娅听到父母说文斯的父亲是一个坏人，但她把那些当成耳旁风。

她爸爸把车停在离剧院不远的邮局路边的康涅狄格州邮局购物中心停车库的最里边，刚刚好挡在文斯的那辆福特车前面，死死地把这车给堵住了。一看见那顶软毡帽，辛西娅立即意识到那是她的爸爸。

“见鬼！”她说。幸好他没在两分钟前出现，那时文斯正给她看他的新瑞士军刀。按一个小键，就弹出来一把六英尺长的钢刀。文斯把刀放在大腿上滑动着，朝着辛西娅咧嘴笑着，好像他玩的是别的东西。辛西娅抢过军刀，在空气中挥舞，仿佛能把空气切碎一样，她咯

略直笑。

“小心点，”文斯小心翼翼地说，“这玩意儿里随便哪把刀都有巨大的杀伤力。”

克莱顿·比格走到副驾驶座位的门边，猛地拉开门。门的铰链嘎吱作响。

“嘿，伙计，小心点！”文斯说道，他现在手里的不是军刀，而是一瓶啤酒——不管是什么都很糟糕。

“不要叫我伙计。”他说，挽住女儿就领着她往自己的车走去。
“上帝，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对女儿说。

她真希望自己死了算了。

他不看他，也不说什么，即便他说她一无是处，只会惹是生非，他说如果她不把自己的头脑搞清楚她这辈子就毁了，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他只是希望她健康愉快地成长，等等。上帝啊，即便他在烦闷生气的时候，居然也能像在考驾照时那样，从不超速，而且还记得开方向灯。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男人。

他们驶进车道，还没等他开进车库停车，她就打开车门，大踏步地走进家门，她不打算说谎。她妈妈站在那里，看起来并不十分焦虑，说：“辛西娅，你去哪了——”

她头也不回地经过她身边，径直奔向自己的房间。她爸爸在楼下喊道：“你下来！我们得谈谈！”

“你们去死吧！”她吼了一声，猛地关上门。

在去学校的路上，她慢慢回想起这些事情，但后来发生什么她就不清楚了。

她记得自己头很晕，累得连羞愧都忘掉了。她决定躺下来睡觉，她估计这一觉能一直睡到天亮，睡足十个小时。

天亮之前，可能发生了许多事情。

半梦半醒之间，她仿佛听到有人在她的房门边徘徊，没有进来，只是在房门外。

后来，她好像又听到了一次。

她起来看是谁了吗？她试图爬起来了么？她不记得了。

快到学校了。

事实上她感到悔恨自责。一夜之间，她几乎打破了家庭的全部秩序，从撒谎去帕梅拉家做功课开始。帕梅拉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经常去辛西娅家，每隔一周就在她家住一晚。辛西娅的妈妈喜欢帕梅拉，也很信任帕梅拉。辛西娅想，以帕梅拉为借口的话，应该会争取到外出的机会，而且她妈妈也不会那么快就给帕梅拉的妈妈打电话。如此这般的计划。

可是她的过错还不止这些。她不遵守宵禁，去和一个男孩鬼混。一个十七岁的男孩，一个据说曾经打破学校玻璃、砸烂邻居汽车的男孩。

她的爸爸妈妈不是那么坏的，绝大多数的时间不是。尤其是妈妈。即便是爸爸，哦该死，他在家的时候也真的不是那么坏。

也许托德坐妈妈的车上学了。如果他有早读或者赶时间的话，妈妈会送他上学，然后去菜市场。或者也可能去霍华德·约翰逊那里喝一杯咖啡，有时她会这么做。

第一堂历史课熬过去了。第二堂数学课情况更糟糕。她不能集中精力，头痛欲裂。“这题怎么做，辛西娅？”数学老师提问。她连看都没有看老师一眼。

午饭时她看见帕梅拉，帕梅拉说：“上帝啊，如果你要骗你妈妈你在我家，能不能事先跟我通个气儿？那样的话，我会跟我妈妈说好的。”

“对不起。”辛西娅说，“她生气了吗？”

“我刚回家的时候有点。”帕梅拉说。

午饭时间，辛西娅从餐厅溜去学校的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她想告诉妈妈她很抱歉，真的，真的十分抱歉，然后她想妈妈准许她请假回家，她觉得有点不舒服。她妈妈会照顾她，如果辛西娅生病了，她不会再对她发脾气，她会做汤给她喝。

电话响了十五声都没人接听，辛西娅只好放弃。她想，也许她拨错号码了吧。于是又打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她没有爸爸出差

期间的电话号码。他总是奔忙在路上，得等到他安顿好打电话过来才知道。

她和一些朋友在学校前面溜达的时候，文斯·弗莱明开着车经过。“昨晚的烂事，很抱歉。”他说，“不过，你老爹真厉害。”

“是的。”辛西娅说。

“你回去后，有什么事发生吗？”文斯问道。他问话的方式有点奇怪，好像他已经知道了什么。辛西娅耸耸肩，摇摇头，不想继续谈下去。

文斯问：“你哥哥今天哪儿去了？”

辛西娅惊道：“你说什么？”

“他生病在家吗？”

没有人在学校看见过托德。文斯说他准备去找托德打听她回家后遇到了什么麻烦，是不是没事，因为他还希望她愿意周五或者周六晚上和他在一起。他的朋友凯尔送给他好些啤酒，他们可以到山顶上喝，或者坐在车里，看看星星。

辛西娅跑回家。她没有让文斯顺便送她回去，也没有到学校办公室请假说她要早退。她一路跑回家，心里默念着：妈妈的车一定要在家，妈妈的车一定要在家啊。

她跑到通往希克瑞的南瓜欢乐街的街角，已经可以看见她家的两层房子了，但是，她妈妈的黄色福特车根本不在家。她一走进屋，就竭尽全力大叫着妈妈和哥哥的名字。

她开始颤抖，她控制不住。

不可能，不可能。不管她父母对她感到多么生气，也不会这么做吧，是不是？他们一走了之，根本不告诉她，而且带走了托德？

虽然去找邻居詹米逊家打听是件挺愚蠢的事，辛西娅还是做了。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就可以明白一切，也许她忘记了什么，比如他们跟牙医有约之类，也许下一秒妈妈的车就出现在车道上。辛西娅感到十分愚蠢，但都不要紧。

詹米逊太太一打开门，她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她一起床全家人都不

见了，她去学校，托德也不在，现在她妈妈还不在家……

詹米逊太太说：“噢，没事，你妈妈可能去购物了。”她跟着辛西娅一起回到家，看了一眼还没有收进去的报纸。她们一起在楼上、楼下、车库、院子找了个遍。

“的确有点怪。”詹米逊太太说，她摸不着头脑，有点不情愿地向米尔福德警局报了案。

他们派了一个警官来，这个警官起初看起来毫不在意。很快，更多的警官和车子赶来了，到了晚上，这个地方遍地都是警察了。辛西娅听见警察们通知各方有关她父母车子的情况，询问米尔福德医院，在街上到处巡查，敲门问话。

“你确定他们从未提起过要去哪里吗？”一个自称是警探的男人问道，他和其他警察不一样，没有穿制服，叫芬德雷还是芬雷的。

难道他认为她会遗忘这种事情？她立马脱口而出：“是啊，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们可能去拜访我妈妈的姐姐苔丝姨妈去了！”

“你看。”警探说，“看起来你爸妈和哥哥没有收拾东西去其他地方，他们的衣服依旧在那儿，地下室还有他们的行李箱。”

迷雾重重。最后一次见到父母是什么时间？她什么时候上床睡觉的？和她在一起的男孩是谁？她想把一切都告诉警探，甚至承认她和父母之间有一场争执，但她没有说得很严重，比如她喝醉了还叫父母去死。

这位警探看起来人不错，但是他没有解答辛西娅疑惑的问题。为什么她父母和哥哥突然消失了？他们去了哪儿？为什么他们不带着她？

突然，在极度的激动和狂乱中，辛西娅哭着跑进厨房。拿起餐垫晃晃，移开面包机找找，探头到桌子底下看看，连烤炉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都盯着看了半天，她的眼泪哗哗地流过脸颊。

“亲爱的，怎么了？”警探问道，“你在做什么？”

“纸条在哪儿？”辛西娅问，眼神恳切，“应该有一个纸条，我妈妈从来不会外出时不留纸条的。”

1

此刻，辛西娅站在位于希克瑞的两层楼房前面。这二十五年里，她并不是第一次看见儿时的家。她依然住在米尔福德。她时不时会开车经过这里。我们结婚之前她开车带我来看过一眼，很快就开走了。“这就是……”她一说起来，就刹不住。即便她停下来不说了，她也沉浸在往事中无法自拔。但是，她从不曾停在路边这样凝视这座屋子。

距离她上次踏进大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她像是扎根于路边一样，无法向那屋子踏出一步。我想走在她边上，一起走向房门。只是三十英尺的车道，但它通往二十五年前的过去。我想，对于辛西娅来说，这一定像从双筒望远镜里看到的地方一样，哪怕整天不停跋涉，也永远无法抵达。

但是我在街道的另一边停下来，看着她的背影，她红色的短发。我有自己的原则。

辛西娅停在那里，仿佛在等待进门的许可。许可来了。

“是阿什太太吗？进屋来吧，不要走太快，稍微慢点，你知道，就像是十四岁之后第一次走进来一样。”

辛西娅看见了一个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的女人，马尾顺着棒球帽的后沿口子穿出来。她是三个助理制片人之一。“这的确是第一次。”辛西娅说。

“好的好的，不要看我。”马尾小姑娘说，“看着房子，走在车道上，回想从前，二十五年前，那时发生的一切，好吗？”

辛西娅的眼神扫了一眼站在街角的我，对我做了一个鬼脸，我也

朝她轻轻一笑，以示交流：你将要做什么呢？

她缓慢地行走在车道上。如果没有摄像机在一边推进，她本来也是这样的前进速度吧，带着深思又忧虑的复杂情感？也许。但现在却是被迫的，感觉有点假。

但是，当她一步一步走向房门，伸手到门边的时候，我感到她有一丝颤抖。这是真实的情感，我揣测，摄像机并没有捕捉到。

她把手放在门上的球形把手上，拧了一下，正准备推开门，马尾姑娘大喊道：“OK！很好！就停留在那里！”然后转向她的摄像师，“OK，我们要进去准备，让她进去。”

“你们开什么玩笑！”我大声叫起来，整个制片组六七个人都听见了，包括保拉·马洛伊，她的牙齿闪闪发光，穿着唐娜·卡兰套装，负责所有的摄像和画外音，她也听见了。

保拉走过来看了看我。

“阿什先生，”她说，伸出双手碰了我的手臂——马洛伊的习惯动作，“你没事吧？”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她？”我说，“自从家人莫名其妙人间蒸发之后，这是我妻子第一次走进家门，但是你们却一味地喊‘停’？”

“特里，”她说，悄悄地更靠近我一点，“我可以叫你特里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

“特里，对不起，我们必须让摄像机有机位，在辛西娅多年后走进房子的瞬间，我们希望可以拍到她的脸，我们希望拍到真实的东西，说实话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想也是你想要的。”

这样的确很好。这档电视娱乐节目叫做“最后期限”，以前并不是采访一些奇怪案件，诸如许多年前没有结案的犯罪等，那时的记者一般是追访酒后驾车的名流，或者穷追猛打一个明星没有给小孩系安全带，等等，不管怎样都是极其真实的记录。

“好吧。”我疲惫地说，想到这跟拍大片一样，或许电视的曝光能让辛西娅在多年之后解开谜团，“好吧，随便吧。”

保拉笑了，露出一口完美的牙齿，蹬着高跟鞋轻快地穿街而过，鞋跟喀嚓喀嚓地撞击着人行道地面。

自从辛西娅和我到达这里，我一直努力保持着距离。我还向学校请了一天假。我的校长，也是老友，罗利·卡拉瑟斯，明白辛西娅参加这个节目意义重大，于是安排了一个老师代我的英语和创意写作课。辛西娅从她工作的帕梅拉服装店请了一天假。我们先送了八岁的女儿格蕾丝上学，因为如果格蕾丝看到这些工作人员这么做的话，她一定会好奇。她不属于她母亲个人悲剧的那部分，我们不想让她上电视。

现在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是一对退休的老夫妇，二十年前从哈特福德搬过来的，这里离他们停泊在米尔福德港口的船更近了。制片小组给了他们一笔钱，他们离家一天，腾出来给制片组折腾。制片组成员忙着把墙上毫不相干的家庭点缀和私人相册扒拉下来，即使不可能还原辛西娅从前居住时的样子，也尽量让这房子看起来很真实。

这栋房子的主人出发去航行之前，站在草坪上对着镜头说了几句。

丈夫说：“真是难以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在我背后的这栋房子里。你会不会猜想，他们是不是在地下室或者别的地方被剁碎了呢？”

妻子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听到了一些声音，你知道吗？就像是他们的鬼魂依旧在这栋房子里游荡一样。坐在厨房里，我时不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有可能就是妈妈、爸爸或者那个男孩从我旁边经过。”

丈夫说：“我们买房的时候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有人从那个女孩手中买下房子后卖给了别人，我们就从那个人那里买下房子。当我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后，我在米尔福德图书馆查到了相关报道。你不得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她就幸免于难呢？嗯？这事真有点蹊跷，你觉得呢？”

辛西娅从角落的播放车上看到他们说这些话，惊叫道：“喂，

他们想说什么？”

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对她说：“嘘！”辛西娅毫不理睬。

“你别嘘我。”她说。对着那位丈夫，她大声问道：“你想暗示什么？”

那个男人看过来，大吃一惊。他一定没有意识到自己谈论的这个人正在现场。马尾姑娘用手肘钩住辛西娅，温和却有力地把她拉到播放车后面去。

“都是些什么胡说八道？”辛西娅问，“他想说什么？我与我家人的失踪有关？我已经忍了那么——”

“不要放在心上。”制片人说。

“你们说过，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帮助我。”辛西娅说，“帮助我查清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才答应你们做这档节目的。你们就是这么帮我的吗？他说什么？观众听到他这么说，会怎么想？”

“不要担心，”制片人安慰她，“我们不用这一段就是了。”

他们一定担心辛西娅在节目开始一分钟后就甩手不干了，因此有无数保证和安慰，保证这期节目一旦上了电视，知情者一定会看到。他们说，每次都这样。他们说，全国各地的冷僻案件都得到了答案。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劝说辛西娅，述说他们崇高的目的，还说住在这栋房子里的老家伙已经被扫地出门了，节目拍摄继续。

我跟着两个摄像师走进房子。他们找好机位，我就闪开了。这两个机器将从不同角度捕捉辛西娅脸上的表情，突出疑惧和超时空效应。我估计，等上了电视，这一段一定会有特殊处理，他们会穷尽数十年来一切可能的编辑手段，让这个画面显得极富戏剧色彩。

他们引导辛西娅上楼，走向她原来的房间。她看起来很麻木。他们需要她走进房间时的脚部特写，辛西娅不得不走了两遍。第一次，摄像师在房间里等着，门关着，要拍下辛西娅走进房间的镜头，只是那么一瞬间。接着他们又来一次，这一次从大厅的方位，她走进房间时，摄像机从她肩膀的位置拉过去。播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们使用了一种超广角镜头，令这个场景显示出幽灵诡异的气质，就像我们要去寻找藏在门后带着守门员面具的詹森一样。

保拉·马洛伊重新补了妆，又整理了一下金黄色的头发。她和辛西娅把小话筒盒别在裙子背后，线在外衣里面绕上绕下，然后将话筒别在衣领子底下。保拉用肩膀碰了碰辛西娅，好像她们是怀旧的老友，极不情愿地谈起往昔的糗事，而不是什么乐事。

她们来到厨房，摄像机也随之移动。保拉问道：“你现在应该想什么呢？”辛西娅看起来就像走进了一个梦境。“你没有听到这栋房子有任何的声响，你哥哥不在楼上，你下楼来到厨房，这里也毫无生命迹象。”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辛西娅平静地说，“我以为家里人那天只是出门很早而已。我爸爸去工作，妈妈开车送哥哥上学。我想他们一定对我前一天晚上的行为感到十分生气。”

“你那时是一个问题少女吗？”保拉问道。

“我那时……是有点。前一天晚上我跟一个爸妈都不喜欢的男孩出去约会了。我也喝了一点酒。但我并不是那样的小孩，真的。我爱我的父母，我想……”她的声音有点颤抖，“他们也爱我。”

“当时警察的记录表明你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一次争吵。”

“是的。”辛西娅说，“我没有遵照约定按时回家，我对他们撒了谎。还说了一些可怕的话。”

“比如？”

“嗯，”辛西娅犹豫地说，“你知道，小孩子会对父母说一些极为仇恨的话，尽管他们并不真的这样想。”

“那么，你认为他们现在在哪儿呢？现在，二十五年之后。”

辛西娅悲伤地摇了摇头：“我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过去的这些年里我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现在你能对他们说点什么，在我们这个‘最后期限’节目里，如果他们中有人还活着，你想说些什么？”

辛西娅不知所措，无助地朝厨房的窗户外看去。

“看着镜头。”保拉说道，伸手抱住辛西娅的肩膀。我在旁边，我所能做的不过是不要走进摄像区去挡掉保拉的镜头。“就问问他们你等了这么多年一直想问的问题吧。”

辛西娅的眼睛闪烁了下光芒，按照她要求的那样，对着镜头，顿了顿，只说了一句：“为什么？”

保拉停顿了一下，极富有戏剧性，然后问道：“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辛西娅重复着，努力使自己镇定，“你们是不是不得不离开我？如果你们可以，如果你们还活着，为什么不联系我？为什么不给我留一张简单的字条？为什么你们都不和我说一声再见？”

我感到摄制组成员和制片人之间有火花碰撞出来，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是他们赚钱的节目，这将是一期极为精彩的节目。我十分厌恶他们挖掘辛西娅的痛苦，仅仅为了满足娱乐的目的却要撕开她的伤口，展示她所受的煎熬。说到底，这不过是娱乐节目。但是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知道辛西娅也可能理解这一切，他们不过是利用她而已，她之于摄制组而言不过是一期节目素材，可以填满半小时的节目而已。她乐于被挖掘，如果有观众能够提供一点线索，可以解开她过去的谜团。

应节目要求，辛西娅还带来了两个装满纪念物品的坑坑洼洼的鞋盒。剪报、褪色的宝丽莱相片、班级照片、报道卡片，在她搬离这里投奔妈妈的姐姐苔丝·伯曼时她设法带走的所有的零零碎碎的东西。

他们让辛西娅坐在厨房餐桌前，在她面前打开纸箱，一一地把纪念物品取出，铺展开来，仿佛要开始进行拼图游戏一样，寻找纵横的图块，收集周边的信息，然后就可以找到谜底。

但是辛西娅的鞋盒里没有任何周边信息，无法达到中心。一个简单的原因可能有一千个结果，而辛西娅的情况却是只有一个结果，却有上千个不同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她说，拿出一张宝丽莱照片，“在佛蒙特州野营时拍的。”摄像机对着照片上的人，托德和辛西娅站在妈妈身